

萍踪集

李剑白 著

27
70

责任编辑：王一方

封面设计：李欣

萍踪集

Píng zōng jí

李剑白

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附属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2 2/18 ·插页 4 ·字数 80,000

1987年8月第1版 1987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 - 1,331

统一书号：1 0360 · 122

定价：0.70 元

ISBN 7-5317-0010-7/I·11

序 言

大自然是一部读不完的真正天书，只要你用明智的慧眼观察它，用勤奋的双手打开它，它就会向你展示出瑰丽的宝藏，闪现出丰姿百态的光泽和磅礴峻美的气势。如果你用诗的语言把它形象地展现出来，特别是用政治抒情诗的形式呈现给读者，读者就必然会从中获得某种审美的情感和思想的启迪。李剑白的《萍踪集》，正是这样一部政治抒情诗。

新年刚过，北方文艺出版社来人把李剑白这部诗稿送来，让我看看，并要我写一篇序言，将由他们出版。我不会写诗，也不会评诗，但我高兴地答应了。我愿借这个机会，谈一点感想。

春节假期，我一边阅读这部诗稿，一边禁不住在脑海里浮现出大自然的无比壮美图景——那潺潺

吟唱的小溪，滔滔高歌的大江，那清静悠悠的碧湖，澎湃呼啸的大海，那壁立高耸的云峰，苍翠荡漾的山川，那蔚蓝天幕下的白云，人烟如织的都城……都使我精神昂然，视野大开。每当这个时候，我便恍然意识到自己是附在地球上，遨游在无极的宇宙天河中，又仿佛听到地球的声声呼唤：依靠我生存的人类精英啊，愿你们和睦相处，你们应当以友好的情谊和诚挚的心灵，用科学的慧眼和勤劳的双手，珍惜飞逝的时光，让每一分光阴都留下文明、财富、幸福、智慧的闪光，不要让人们嗅到炮火的硝烟，不要听到苦难的呻吟。当然，在和平的境地，即使吃饱了肚子，也不要横生事端，撕斗折腾！

诗，贵在给读者留下联想的空旷。我读诗就爱联想。不管诗人的创作意向是什么，当我读完《萍踪集》之后，便联想到这么许多事来。

诗歌是心灵的呼唤。在祖国北疆那片肥沃的土地上，值得大书特书的景物实在太多了，引人高歌赞颂的人和事迹也实在太多了。近几年，它又在国家的改革、开放的统一安排下，与许多国家和地区建立起友谊的金桥，与外界的交往日益增多，经济、文化建设日益繁荣。日子好过了，人心舒畅了。这，怎么能不激起诗人的心潮波澜，怎么能不引吭高歌呢！

黑龙江的诗歌创作，在十年动乱以前就很活跃。从机关干部到工农兵学商，都涌现出过不计其

数的创作积极分子。他们把诗歌作为抒发感情的手段，不论城市或乡村，诗歌创作达到了相当普及的程度。十年动乱中，把这种生气蓬勃的气势室死了，除过“样板戏”、“语录歌”，万马齐喑。一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诗歌创作这才又恢复了蓬勃的生机，出现了满园春色，百花斗艳的景象。特别值得称道的是许多年逾花甲，满头银发的老干部，也拿起了笔，抒发自己的情怀。李剑白同志就是这其中的一员。

诗，是最高级的语言艺术。对于作诗，古人的要求是极其严谨的。李白要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杜甫要作到“语不惊人死不休”；贾岛则“为求一字稳，耐得半宵寒”、“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以及卢延让的“吟安一个字，拈断数茎须”，等等。如果拿这些要求来评论当今的诗，当然有许多诗我们会感到不能满足的。但我在这里不是评诗，我想要说的是一种精神，以及这种精神所发生的影响和所起的作用。

我在黑龙江工作了二十几年。我深知那里的各级领导人，对文艺创作很关注。这对文艺事业的发展曾产生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当然，也不可讳言，有个别部门的领导人对创作的甘苦不甚了解，把业余作者斥之为“不务正业”，是什么“个人名利思想”。在这种情况下，各级领导人带头写作，就产生了一种榜样性的作用，对那些不支持创作的人是一

种无声的批评了。尽管他们的作品有的在艺术上是粗浅的，但我觉得没有理由不为他们的这种热情，这种精神拍手称赞。何况有些作品的艺术质量也并不低，而且思想感情正，热气高，在我看来，比之那些让人一看再看都不知其所云的瞎编乱造之作要好得多，对读者要有益得多。

李剑白现在是省人大主任，工作在第一线，还是很忙的。他满怀激情，坚持业余写作，不能不对许多老干部，特别是已经退居二线和将要退居二线的老干部起良好的影响。据我所知，现在已有不少老干部退下来之后，“政行”从文了。他们或写诗、作画、演习书法，或参与撰写党史、军史资料，发挥革命的“余热”，积极投身于精神文明建设。他们斗争经验丰富，生活底子雄厚，时间又比较充裕，可以说，这是文艺创作队伍里一支前所未有的“老生力军”。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支“老生力军”的人数会越来越大。支持他们的创作，充分发挥他们已经找到或正在寻找抒发感情的艺术手段，无疑地对于我们要坚持的民族的、大众的、革命的文化，使之更丰富，更多样化，必将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我经常在想，人，就年龄来说，有老有少。这是自然法则，任何时候都不会改变；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亦复如此。今天二十来岁的青年，几十年之后绝不可能还是青年；那时的青年将是他们

的后代。人类就是这样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延续下去，永远如是。对于艺术来说，恐怕不能分为“老中青”。不能说，高龄老人的作品是“老艺术”，年轻人的作品是“新艺术”。艺术的生命、活力、高低、贵贱，能否感染人，乃至脍炙人口，长久地流传下去，对后人发生影响，对民族文化发生影响，绝对不取于作者年龄的大小老少。按作者年龄的老与少来区分艺术作品的“新”与“旧”，显然是不科学的。但这种现象今天确实存在着。有一个刊物编辑部把几位老作家投来的稿子给丢失了，原因是这个编辑部的头头有一条用稿“宗旨”——对老家伙的作品一概不用！春节期间，一位三十几岁，颇有盛名的作家对我说，不仅是你们这些“老家伙”，就连我们这一批中青年作家，现在也被一些人斥为“过时”了。这使我惊得目瞪口呆。荒谬啊，可悲啊！议论了几年的“新老带沟”，原来是这样！

诚然，这是当今的一种思潮。但我相信，这样的“狂人”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的作家，不论专业的或业余的，大家希望的是老中青团结起来，互相促进，共同提高。“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使我们的文学队伍日益壮大，创作更加繁荣。门户之见要不得，人为地制造新老作家的隔阂，更要不得。搞四化建设，只依靠少数人不行，搞文学创作，何尝不是这样呢！搞精神文明建设，所需要的不是一花独好，而应当是百花齐放啊！

近几年，政治抒情诗大大减少了，我认为不能说这是一种正常现象。究其原因，还是过去那种以“阶级斗争为纲”和“突出政治”或“政治第一”取代了艺术，走向了反面，以致在人们的心灵里造成一种逆反心理——冷落、厌恶、回避、排斥政治。那末，诗坛是否就由此变得“高雅”了？也没有。现在，写诗的人多了，这是好事；诗的社团、诗刊也多了，也不是坏事。遗憾的是诗的评论很少，印数很少。原因何在？我觉得是值得加以深思的。在这种情况下，已经被冷落的政治抒情诗就更加冷落了。出版社、书店、书摊，出书卖书，又不能不受经济效益的制约。于是能大量推销的、赚钱多的、迎合小市民低级趣味的货色，什么“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两个女人和一个男人”之类花花草草的东西充满了书市，你要买一本严肃文学或有价值的学术论著，反而很难。对这种现象，不少人发表过意见，表示不满，也提出过积极的建议。连我这个思想愚钝但仍有求知欲望的渺小读者，也于去年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呼吁有关部门采取切实措施，改变这种现状。我开出的“药方”是在建设精神文明这一战略性决策中，国家不能依靠精神产品来增加财政收入，而应当把着眼点放在对精神产品的财政补贴上，给予相应的补贴，从而支持、扶植一切严肃的有价值的文学艺术作品和科学论著的出版发行且不说占领精神产品市场，至少也应当给它一席

之地，而现在在书摊上连一席之地也没有！然而，所有的呼吁都宛如落叶飘零，啞啞而已。尽管如此，我仍不相信这种不正常现象会长久不变。世界是多样的，生活是多样的，人们对精神产品的需求也是多种多样的；花花草草不可无，严肃文学更不可少。正如有的人爱吃甜食，有的人爱吃辣食一样，各有各的胃口。读书、作画、诵诗、讴歌，各人的爱好不同，情趣不同。没有理由说，只要娓娓的低吟，不容有高亢的强音。

《萍踪集》是一部政治抒情诗。在今天，政治在人们的逆反心理中被冷落的情况下，政治抒情诗当然会有人不喜欢，那倒不足为怪。重要的是出版社，评论界如何看待它。中国正处在大变革之中。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下，改革、开放、搞活，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两个文明建设中，都需要各种艺术形式来反映。从事各种诗体创作的诗人可以大显神手，政治抒情诗当然也可以大放光彩。

北方文艺出版社决定出版这部诗集，我拉拉杂杂写了这些话，既算序言，也是祝贺。

延泽民

1987.2.1日

目 录

塞舌尔的红豆	1
舂米舞	6
访科摩罗小记	10
非洲古国喀麦隆	12
一日冬春夏，万里海山程	16
松花江上	21
哈尔滨——永葆你美妙的青春	27
丁香呵，满城的丁香	31
嫩江吟	35
金都行	37
北方的春天	41
长白山组诗	45
长白山	45

苦难的过去	46
山路弯弯	47
布瀑的源头	49
留语长白山	51
海南的风光	53
延安——我心灵的故乡	58
去延安的路上	58
又回到了延安	61

塞舌尔的红豆

鲜红光亮的红豆，
象小小的红心一颗颗，
它们坚硬象宝石，
娇艳如鲜血。

塞舌尔的红豆树，
不是灌木攀藤，
而是参天的大树，
长着茂密的枝叶，
把宝贵的果实，
撒满山坡。

植物园有热带的奇花异草，
有著名的海底椰子，

世界各地的游人
在这里留下他们陌生的足迹，
在红豆树下
三三两两，殷勤寻觅，
在芳草丛中，
一粒粒拾来
珍惜地放进洁白的手帕里。

然后，这些过客，
从印度洋上小小的群岛，
把这珍贵的相思种子，
带向四面八方，
带到十分遥远的国度，
送给他们亲密的朋友。
把这遥远而短暂的美好回忆
用这颗颗红豆
珍惜地藏在心里。

一个偶然的机会，
我们来到了塞舌尔群岛，
这是一个小小的新生的共和国，
在印度洋深处，
这里是那么安静、清幽，
仿佛远离了人间的烦恼和忧愁。

马埃岛上的维多利亚市
是共和国的首都，
旅游城市，到处都很悠闲，
这里有华侨开的中华酒家，
也有意大利商人的罗伯特旅馆。

广场上黄白黑三燕之塔，
是这个共和国的象征，
象征着黄白黑三色各族人民友谊
的历史，
不管过去经过多少辛酸，
它表达着现在和今后
各族人民合作的强烈心愿。

到处是灌木丛林，
环岛公路在山坡海岸边盘旋，
一处处旅游建筑
千姿百态分布在马埃岛美丽的海湾
海浪拍打着岩石、冲刷着沙滩，
那些在海中嬉笑的弄潮儿，
他们在连续涌来的海浪上
跳跃，游动，毫不疲倦，
而那悠静峡谷中的房舍，
就处在热带雨林旁，
藤垂谷底，古树参天。

但是，印度洋不是平静的地方，
风暴在陆上能刮得尘土蔽空，
在海上会吹得骇浪滔天，
塞舌尔——这个印度洋上的交通
小站，
也发生过震动世界的事件。

从南非飞来，百多名雇佣军，
三两架飞机，
在这个共和国的首都，
就搅起一股政治波澜，
演出一场喧闹的丑剧。
人民的警惕，
识破了暴徒的行藏，
偷袭占领的枪声刚刚响起，
就宣告了阴谋的破产，
宣告了冒险家的失败和灭亡，
勇敢的塞舌尔人民
受到世界的声援和赞扬。

这里是从欧洲、南非到东南亚的
交通要道。
从各方都能吹来风暴，
正是因为交通战略的重要，

总难摆脱帝国主义霸权主义
世界战略的链条。

塞舌尔的红豆

勾起人们对这美丽群岛的相思，
愿她的红豆树永远枝叶婆娑，
亭亭玉立在山坡上、
愿她永远警惕地在印度洋上
顽强地生活和成长。

舂 米 舞

访问科摩罗共和国毛埃利岛

毛埃利省长先生扶着手杖，
他对我们热情接待，
把我们让到风波尼市的广场上，
他戴着伊斯兰的小帽，
披上绣花的围巾，
穿着淡色的长袍，
广场高处，设下贵宾席位，
省长先生对客人殷勤相让。

风波尼哄动了，那么多人群，
简直是倾城出动。
妇女们，小孩子最多，
到处是五颜六色的披巾。